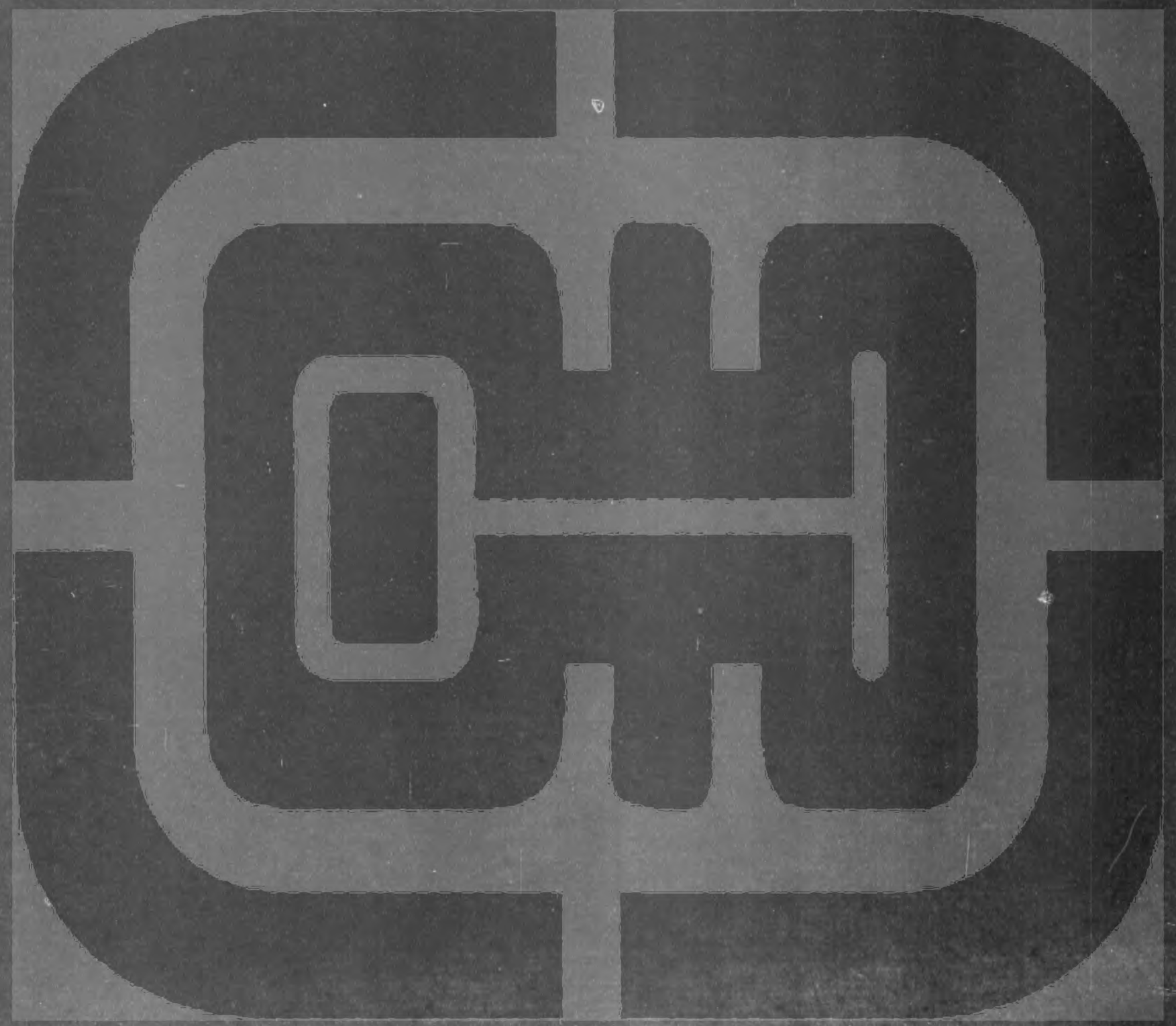


雲谷雜記

宋張淏撰入陶宗儀輯

臚句傳

叔孫通傳群臣朝十月儀設九賓臚句傳按字書聲絕爲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卽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注史記但云傳從上下爲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爲二事云上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告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臚爲衆則臚傳蓋衆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又莊

子有大傳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一書證林說其妄可知矣

紫蓋黃旗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旺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自玄雲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為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黃旗紫蓋為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為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

十玉帳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
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王洙於
玉帳術句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
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旂句則云見空留玉
帳術注然玉帳術謂之兵書則可句中無術字則不
當引前注蓋洙與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顏之推
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
遁甲專征賦曰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
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
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
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
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戍爲河魁謂
玉將之帳在戍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蓋以藥草燒灰鄭氏注爲傷
火氣也火之氣烈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按文全無
義理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
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月一笑耳季秋

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
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爲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
記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註草木未成不
欲夭物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
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二註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爲
炭無可疑已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
書之時畧不致審遽任意爲解殊可恨不常之書漢
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爲月令於
班固律歷志中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
罕讀之惜哉

書後押字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
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
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
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
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
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
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於首

尾紙縫間故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記其姓名異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於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却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尚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爲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太祖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士山陵若日星已不待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士山陵於優游豫暇之日處分大事於頃刻談笑之間此有唐虞以來未之見也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

名馬兒爲戲群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厮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莫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星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闕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眞無與祖宗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推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眞龍得其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嗇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鎬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上已祓禊駕幸西洛生醉坐於岸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

飲止語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就云事無宅我壽還得
幾多在生但曰過是年十月二十日夜時則可延六
紀不爾則當速措置土酷留之舁泊後苑苑吏或見
宿於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見嘗切切記其語至所
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卉明燦上
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驟降移仗下閤急
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卿太宗也延入太寢酌酒對
飲窅宮宴悉屏之但遥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
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巵
斧擲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
是夕太宗留宿禁内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
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遲曉登明堂宣遺詔罷
聲動引近臣環玉扆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二
事可謂夐絶前古而實錄正史雖粗載登闕臺發矢
事而極簡畧至顧命之詳則皆不記乃雜見於他書
故特表出之

上祭于畢

史記周紀武王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

司馬眞索隱曰按文有上字當作畢星子按後漢蘇竟傳畢爲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爲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爲証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自既爲跋尾又命其子棐提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目錄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昌曾公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錄三千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隸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內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隸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欵因得槩見於方冊間此尤可貴也

神道

能收齊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柣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証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成國侯李信成坐爲大帝承相侵神道爲隸臣叉霍光傳光夢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闕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爲據葢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飲茶盛於唐陸羽歐陽公集古錄跋於茶之見前飲茶不知起於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於茶之見前史葢自魏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約有五陽一作武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茶然茶至冬味苦豈復可作羹飲邪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下益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訖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

茶稅興元初雖詔罷眞元九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乃與鹽酒同佐國用所入不知幾倍於唐矣

門下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傳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由命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櫻桃

櫻桃亦云含桃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鸚鵡所含食故言含桃櫻桃二字頗爲雅而前輩罕曾引用

木劒

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劒以木爲之號曰木劒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姓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劒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劒言象於劒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劒以進此皆假

劒之始然始於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爲輿衛之飾

溫公得人心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競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道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贍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贍等還告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位歷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於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於人心得失一至於此兒童謂君實走卒知司馬溫公蓋千載一人而已

登聞鼓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于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五年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蚤閉曉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撾鼓公車上奏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撾登聞鼓乞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窮寃則撾登聞鼓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謂愜聽撾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于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粥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而置鞀爲名於簨簴曰教寡人以獄詞者揮鞀二事當爲登聞鼓之始

[illegible]

東齋記事

宋 許觀撰 陶宗儀輯

聯句所始

漁隱蓼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以先爲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於漢栢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

城工部而已

人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人事物狀云奉勅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令韓弘寄絹五百疋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許于泉所寄撰韋丹遺受碑文恭惟事緣絹共壹百疋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令蒜髮又通稱而知宣髮少矣宣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獨本草蕪菁條下有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

闕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魚者

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爲漢壽亭侯人疑必羽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囘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羽祠中光怪遂絶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或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葢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宇内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呼臣呼卿

主者稱臣葢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

敢以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來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曰幸今日也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繒穀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釃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王馬援授封侯乃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耕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

崔豹

韓子倉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

戈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
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
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能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
傅是則非漢末魏都閒人蓋予蒼初不得其詳以意
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悞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
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
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
屠之始起于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二
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皇帝后
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已

有功漢書

劉歆顏游春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
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
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按班固所作殆是
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
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

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日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春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春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眞卿集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矣又司馬相如喻蜀文遷作喻蜀檄文則檄不始於陳琳隋禮義志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逵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卽此也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

彼人呼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予項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龍公竹松窻雜錄有異竹篦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箬竹甚可爲舟龍公竹及箬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可信哉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攷之蓋明帝之前既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撿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登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止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佛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
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則傳教對明帝
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
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也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旦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
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
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見詔
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
漏盡老令判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彧非也
田豫爲并州刺史遷尉衛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
爲豫充壯書輸未聽豫荅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
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
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孝宗聖德

初隆佑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

卷謂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伏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塚墓有附近者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恤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即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傳其一則晉之皇初平常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即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

謚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爲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謚今攷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爲楚武王趙陀自稱爲南越王蜀杜禹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爲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倞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有謚爲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爲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爲郡幙官採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然故賦中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

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爲實矣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嘗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珠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土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從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宇林韻集韻畧宇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惠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韻義理致

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慶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
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叠出
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令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
錄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參
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
於廢絕遂摭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攷
云

堯九男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
云堯典曰厘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徹嗣之子
厘不以距堯求禪其餘人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予
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
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
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攷耳
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
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的子故不在所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

仙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
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
郭璞詩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一唐
有張氳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豫章職方乘云氳
晉州神山縣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太疫氳至施藥病
者立愈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爲氳驛召之果氳也常
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
雲笠鐵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歲耳今人好圖其
像者即此是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
張洪崖亦至其處

阿堵

嫺眞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
語阿堵乃今所語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
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
錢但云去却兀底耳後大遂以爲阿堵物眼爲阿堵
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
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
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

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若更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名字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重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襄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禁既光武即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騊餘嘗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云中丘李智名靈彥郭太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爲康司馬威此數人者出於芻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

傳中今可攷也

酒名齊物論

唐于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稍
勁者爲齊物論

宋錢功撰 陶宗儀輯

族嬸尅虐余有族叔景直供奉取宗室女屢殺婢使元符中直爲郵酒家官余曾飯于其家見婢子三人出執酒器口豁逾寸耳垂及項面目淋漓腰背傴僂眞地獄中囚徒也駭汗不能食亟出謂叔曰何致若此直但太息不敢言明年聞猝死乃夫又移其長子至與其婿同載歸其婿乃宗室子是其親姪也自高郵攬載客

貨并客之二婢至穀熟風雨夜投入汴河其事後聞全家死獄中嬸亦鎖之云

蠅子水心亭

張文潛喜飲酒能及斗余每過先君未嘗不醉吾家酒器惟銀葵花最大幾容一升一日先君以盤盞飲之潛意不快謂先君曰願借水心亭飲之先君即命換盞且問文潛所以名文潛曰飲必有餘瀝蠅子正飛在殘蕋上豈非人之水心亭乎坐客皆大笑

產鯉魚

余爲海州太守或云郡門外有魚戶飯店家一婦產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爲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恙予初未之信臨行飲于天寧正見其夫爲作齋呼來問之信然

維揚無燕子

余自少年愛維揚欲卜居自兗守罷遂築室于揚亦既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竟以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不至不二年一城丘墟矣

獄囚自脫枷扭

謝寶文景溫初任爲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
家人問之乃但云有囚善作法也自脫去枷杻勢必
見害其家一老僕告老之曰可速往取筆楊予楊其兩
中指復扭之必無能爲景溫亟出用其言賊遂不能
神
來問東坡借磚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傑之士
隱而不見于世者余鄉隱居君子余失其姓名世居
眉山之中坡即葬時會期日已迫而墓磚未足謀之
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也但多游獵又所
居山林夐絕未易見試往圖之東坡凡兩日始得至
其居又俟至日暮吾伏于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
整少年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迎於門外執
禮無違坐定問其所以東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
請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
跪進盤餐皆今日所擊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旁
若食兼數人飯畢始從容徵楊翌日遣僕馬送坡下
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疑悔欲罪元告

者是夕至晚磚猶無一口至者明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達豪哉

龐安時

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田産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盛侔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厨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其人自盡不肯人京[illegible]

珊瑚鈎詩話卷一

宋 張表臣撰 武林翟灝閱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顔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羲易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楊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篇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作

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其陳言多出新意至于盧仝貫休輩効其顰張藉皇甫湜輩舉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于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于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于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于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當先量力然後揣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喘嘍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旌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

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
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
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
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郢故
黃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
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
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
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常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
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
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
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勣爲
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于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
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于其子
子不能獻之于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
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
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

有心不可華而化耶安得稽古十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爲古文古文者
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秦
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箸獄
吏程邈刪作新書法務徑保是名隸書後漢班坎仲
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張伯英王
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篆法又有繆
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有倒
薤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泠之陂植薤而食清
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寫道經有鳥書者周
史佚作所寫赤雀丹烏之祥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
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
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有垂露者亦喜所刱取草木
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于隸法漢靈
帝施理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悅焉歸
而作之用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
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
鳥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

別有蟲篆如孫膤斬龐淯于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揚
之今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如郎中安邱丈丘人能詩于寶元康定間其書
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叔
書云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篆力使之波厲中
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二公稱
道如此必非尋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今之世抱負
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騶加
奬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
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
至于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
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驂驥坂則
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
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矣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
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
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

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
丞相後我任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
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耻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
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靨舞罷
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
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
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
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
與契雖乏諫諍恣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
君也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諳人生無家別何以為
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殊褒
姐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恐揚善而春秋
之義耳巡非瑾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圻立
更搔首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于上有欝
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僊
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聞弟一義田向
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

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
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葢出于離騷而冕
无咎劾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水砥沐蕭
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入兮春復秋
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
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鄉
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
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予謂雜之韓

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
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雀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
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獎宗師銘云惟古于詞必
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
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
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宋子
京堂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
鬼質敗謀與元慤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宗之文皆宗

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一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
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
晁以道以道命子題詩于後中有云已乘雲氣翳鳳
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詰俱
泯淪誰其嗣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道歎曰
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曹仁熙畫
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詠高不可及
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生齋沄波濤不
合來翻屋鮫鰐何須欲筵人湯湯此水勢方割陽侯
鬻怒馮夷搏鼉擲鯨呿海岳驚霧塞雲昏光景薄開
元將軍愛驊騮拳奇滅沒隘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
寫此尚可銷人憂来有乃孫畫乃水通客見之心欲
死雷奔電擊走中原魚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
崑崙聊將妙語破迷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浩蕩
須經綸我衰甘作淮海客身脫垂涎頭雪白驚心未
定畏瀰湍欲覓平波泛家宅比身端的老江湖雨笠
煙蓑是所圖他年但飽楊州米今日寧論虢社珠以

道攬之云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亦可妬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蹴踘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瓌璧玉石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于漢魏之前而衰于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王揚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駛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

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即事又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怳惚畢出蜿蜿蜒蜒來饗飲食又云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胸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蹟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怒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王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袪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晁無咎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茝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章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怨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月賤耳貴藍田之璞以

爲塊東家尚爾而況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遠沒身雖
蒸茝以爲辭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
兮則吾不旣以聞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耶
不然何魁雄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
詠惟謫僊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
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
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

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鯨僊伯已淩
波奈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脉鳳凰臺上獨
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
建廟也五侯者南霽雲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
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荊公黃豫章爲警策王詩
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歎息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
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予官
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霽雲與其靈無瑕雙白璧

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
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
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挫賊鋒唐室
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從自以爲無媿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
石頭當時號爲絕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
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知後
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
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二浙
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
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
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
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
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
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携猨鶴到京華
從今隣壑堪惆悵六峯前只一家而叔愈過澗上

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駈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愼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而女第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亦作詩求之云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隣君今既是松間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斸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氳子亦和之云暫隱嵩高六六峯未乘雲氣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說公應使簡要道通河必樹離插棘蓋謂此也大抵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疎晁以道書楊大年館宿詩

示予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直朱門對掩關夜半不
聞宣室召水沉香燼漆書開且云嘗宿閣下矣乃在
司馬門外使人恨此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予
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
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貶云天人幾何同一源滙謫僊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
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
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卷終

珊瑚鈎詩話卷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
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
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
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
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
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
戟重十五斤兩戟其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子子于旗在浚之都

素絲組之凡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視之
漢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
漢官儀注法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却之會
謂人曰食中無饅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虞比竟
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彘之
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
曰未有刀機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機則不托矣出李
濟翁資暇集

飲酒痛釂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于漢擒白
波
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掃
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龜曰
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持書
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曉
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蓋絲

竹在上鍾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來如是
非古所謂合止柷敔也
寒食之名起于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
其本也端五之號同于重九角黍之事肇于風俗昔
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粔籹而弔
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
奕棊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于黃
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
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樗蒲
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
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綉飾以珠玉和鸞
金勒星粲霧駁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榻
杜詩云鬬鷄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方小
兒分曹鬬鷄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榻耳祿
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
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

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兗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囚徒甚衆既而復出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于街東民居若茶肆者覩胥史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慎微亟下馬揖之渠已蘇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主何事曰戶案還知某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他日當來作監河侯乃相別上馬復遵舊塗歸焉至城北隍一池颼然悟汗出徧體而疾去矣常誌人貸粟生不爲監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

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之

象非爆逆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
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爲多而
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
千區福州千八百區秔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
民寔藉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爲私
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壽酒色鬬設爭訟公然爲之
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歎息于此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于傳舍由題詩云青山白
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鐏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
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
貳卿近時韓駒待至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貴近聞
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片文隻字
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
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無
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胡
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薄祕書寵
以奉牋副之隹什屬辭近右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

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之深敷
染奚既遂堅畱在帥幕下數日
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
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
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曰出次于郊不三
四日遇敵于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選將他年
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
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
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踰八十
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人念
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
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逝味其言豈
葛從周王彥璋之徒歟英雄之氣毅然猶在也
陳無已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切
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
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
詩叙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

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力格之妙乎江漢詩
言乾坤之大廣儒無所寄其身博雞行言雞蟲得失
不如兩忘而寓于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
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藥上蜂鬚
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
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
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云
雲移鳥滅沒風霽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群往白鳥
孤没作語何異茲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摯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
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倾金鏊落莫作
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
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荅信乎郴子厚云作之
難知之又難雌霓之賞爲少也晁元昇作田直儒墓
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既葬八年其連姻宣德郎晁端
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阡陌蕭然謂其
里人曰君有德于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接

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況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奈何乃屬其族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無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婭可否蓋姊妹之夫曰婭也

唐周郎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曰水之屬也郎疑懼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有闕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入匋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頷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瓜擘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價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揩之並碎詰旦胡人載鏹至則歎叱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農夫惋恨句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傳虎

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眞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者綱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于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已盡定飛去雷電欻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虜畏之西戎犯邊每戰[illegible]咸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師問曰依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爲神助將軍也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之困着弩邊忽寤驚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于曾戲作詩曰床弩天誅韓闐覽劍鋒神助宋將軍

韓嫣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曰家饑寒逐彈丸荆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載蓄寶劍水斷蛟龍他日截飯祓而食劍乃頑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常藏之予曾戲題曰射

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寧刺豕
斷蛟干越豈刲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
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於
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沿江攝
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
云樓橫北固盡目厭厭雨欵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
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如
何處落梅鳴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
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
危梯去其僧頑俗且瞶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
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
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
題謾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
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畿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
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
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

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
幾何時耶葢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
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兼太子
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漆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
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而
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
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
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
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空馬良不
得出門策駕駕柄道上紛紛茲亦可悲矣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文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嘗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清渭且徘徊而不忍別況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手可星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予曰鍾

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味道集虛僊眞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瑶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予解曰周滿瑶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解曰黃鵠譬高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拘干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喈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噂喈喈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餐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葵傷而不芘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飲中八僊歌云

李白一年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舡自稱臣是酒中僊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
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
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舡何穿
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
激越稍林莽予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
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雕賦
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
不蓋體常寄食于人夫衆豪華而已貧賤所謂士賢
能而不用國之耻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
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
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洟也耶又曰短
衣疋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予曰猶足以消英
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不載
曹王皐封于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
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沈
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肄業有

士人題詩曰莫遣申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不能世
也
蓋巖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衆
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家
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巖手刃
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巖力戰賊駭汗伺其困蓋奮
俄朴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追追賊曰
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巖不知其計也却顧逗遛遂
遠莫及巖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才而使已盡滅賊
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于邑邑白大府賞
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倘然奮不顧死
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
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
難矣嗚呼巖僕隷也今之爲僕者或聚千指緩急鮮
有爲用況以寡敵衆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隷而其
爲凜然適于義彼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
一持于患害反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于已況能死
忠以自見乎然則巖非特異于童僕也因傳其事以

爲世有貴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予讀元升書
蓋巖事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
惜乎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爾巖之忠勇終不
聞三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
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異儐樂工不
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于凝碧池樂作梨園
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郡逆露刃脇之而悲不已
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于庭聞之者
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于菩提寺賦詩曰萬戶傷心
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宮裏凝碧池
頭奏管絃他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于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
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
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
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于言者不同矣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
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

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
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坐之奮然面歎曰此句
可劾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今終當時朝士
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枝乎道未爲尊
或以此也

李抱眞鎭潞州軍資匱之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
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
請于毬場焚身其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卽
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
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
膜拜以捧入擅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
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窒地道矣須臾燼明日藉
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遁地造
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
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
困之處于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
恐卽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

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
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于一婢耶
說奇其語釋之且付已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
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
所讒禍且至願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得公歷指數之
曰忝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
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于九公主且曰上
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
日公主謁上具奏云上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宣
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
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
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
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學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
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
槽自然其文成白鷁予嘗語晁夫膺曰公綠頭鴨琵
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舟出塞之
曲然某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鷁潛來入紫槽

朱鸞飛去唳青霄江邊塞上情何恨瀛府霓裳曲再
調謾道靈妃鼓瑶瑟虛傳僊子弄雲璈小憐波得春
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曰
酒有若干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滿
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
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
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斤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
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
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
慤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
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薌氣清冽名曰碧筩
酒予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
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
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
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誡酒禍也深矣在
書爲沉湎在詩爲童羖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藥余
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頹然無思以天

地大順爲隄封儻然泰持以洪荒至化爲爵賞抑無
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全予也多矣
獨以麴孽全之乎是徵其具悉爲之詠以繼東皐子
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篇酒床酒壚酒樓酒旗
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系吳中陸魯望皮日休之且
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
之者親徐盜甕間而臥者將實舟中而浮者景山有
夜有酒極坡皆傳于世故復添其詠予覽之
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

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物翰非詩曰鸛鵒鴝鵒鵒鵒

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庸愉吳都妹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尾卜傳人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着子意何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甽捉詹卸呼田欵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

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騁騁斐然成章
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
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
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
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
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
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
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廸
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
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
之教行于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勑也言而喻之者
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
栟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
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
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封焉者也
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
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
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

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
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
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
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于公上也牒者用之於
官府也捷書不緘捕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
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
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
者勞于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事駕馭
建康一日謁內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青貴俱
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茲人文學該贍尤長于詩
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奮
然荅曰內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
工耳此歐楊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為未當
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
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洞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
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能詩窮
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

時歐陽公王荆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逼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客爲之憮然

珊瑚鉤詩話卷三終

劉敞貢父詩話

宋 劉敞著 閔德美校閱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眞詔旨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逵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逵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逵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

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于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束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已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又曰喰啗蝦魚頗肥腯（譏其肥大）

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
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
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
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
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
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
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
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鄒成鄙野
可笑盧仝云不卽澠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
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
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
箇似童兒没井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陽永叔
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
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韓意
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
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畢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
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閬字逍遥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月沙上鴈一一皆南飛歲慕自桐廬歸錢塘僕以謂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于鐘樓云遶寺千千萬萬峯忘第二句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遥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

王益柔勝之爲館職年少意頡頏張掞叔文亦新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密于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居甘泉坊善謳賣藥者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自表人呼爲李木牛圍棊者以憨著李乃國手而神思昏濁人呼爲李憨子裁幞頭者以柳著李家幞頭天下稱善而必與人采刺歲久自以柳李呼作詩者以豁達著豁達老人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

下而自稱諮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怒訴官杖之拘執使市石灰更圩漫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之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誼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吉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贐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揾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覲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百數不可益也予藥數丸許告覺曰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孤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

本朝爲詩皆崇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編義山
語句謂宴優人有爲義山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
諸館職撏摭至此聞者歡笑太年漢武詩曰力通青
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縱貴忍令
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
柳苑秋風急却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
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强大年
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
部絕倫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
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于李白而甚賞
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强歌聲不歡出
門如有礙誰爲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
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
寒澁疑向玉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
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濶

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强衣飾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厮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帽子卑凡厮是也白日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皂鵰寒始急白日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土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

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

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

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爲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

題金山云濤頭風倦雪山脚石蟠虬常謂綸爲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爲桐葉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懵然無知嫁爲廣陵呂氏妻

鞠皮爲之實以毛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城蹋鞠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燀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口勿反白打大廉斯進

前行兩步蹺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于背脊幞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于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之每見勞于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蘂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

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
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
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
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

弓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祈判館集
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
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愁朝
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
偶未識摩氊時西戎唃氏子名摩氊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褾軸密掛刁聽事會一
日大雨不出周步聽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掛
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聯之笑曰交不着京師
市井語也號爲錐宋爲其穎利而幺麼云贈詩曰譬如利
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洺州洺本趙地有毛遂塚聖
俞遂舉處囊事爲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
左傳龍尾伏辰取虢老旂然則此旂當爲旂音周太
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爲蔡由爲塵丹青老青爲婁也
五方語異閩以高爲敢歌荆楚以南爲難荆爲斤昔閩
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采高會改官
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
旋添及讀添爲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士人不敢賣
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旅酒舉盃屬客
曰詩之典也諒不與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
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笑
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
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
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
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
古詩云神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
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浹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

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丞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烝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甕堤土人欲以巨甕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甕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甕堤形似甕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隳斷屨補穿履履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璁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翺詩曰縣君愛塼渠遠水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芝中間

漾清流所向既不同塼鑒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
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翺爾而習
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壞梅
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貟郎上官佖嘗勸石少傅中立槙緘石勃然
曰上官佖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慕
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宰
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唐
物價也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玄郎
主玄市唐人書玄爲牙因訛爲牙理或信然今言萬
爲力千爲撇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
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搆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
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
硯汙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

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齕臂血流

今人呼禿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賦爾（末厥對卑凡字）

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誚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穿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魯戇有所聞見他人已

猒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猒熟京師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諭

梁周翰眞宗即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曰公母侮我老此老亦將畱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丁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

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後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勤（厚重）微臣雅舉（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醑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亦出夷語殆不若靖眞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陵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在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迕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李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耻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人聽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
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
讀此方悟之
石旻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
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
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
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
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
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
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能非清渭逢何冀龍
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宦官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
後莫偕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按
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
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
山亦誤矣唐韓皐鼓廣陵散其說謂母丘儉諸葛誕
刺楊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灌

魏時楊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爲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畧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分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眞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道水衡錢（錢某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濶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于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

未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嘗隋唐間
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大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
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
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
佳（英公）夏公儀云年光過眼如車轂機事羈人似馬銜若
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
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
淚滴青山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
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
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學也

張湍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祉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
入湍家湍卽捉殺之湍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
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爲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
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

亦皆有詩夏鄭公畱守南京爲詩繼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輕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豹隱且畱賢哲爲蒼生鄭公在朝數爲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落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傳詩云醉翻襴衫拋小令令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即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挼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世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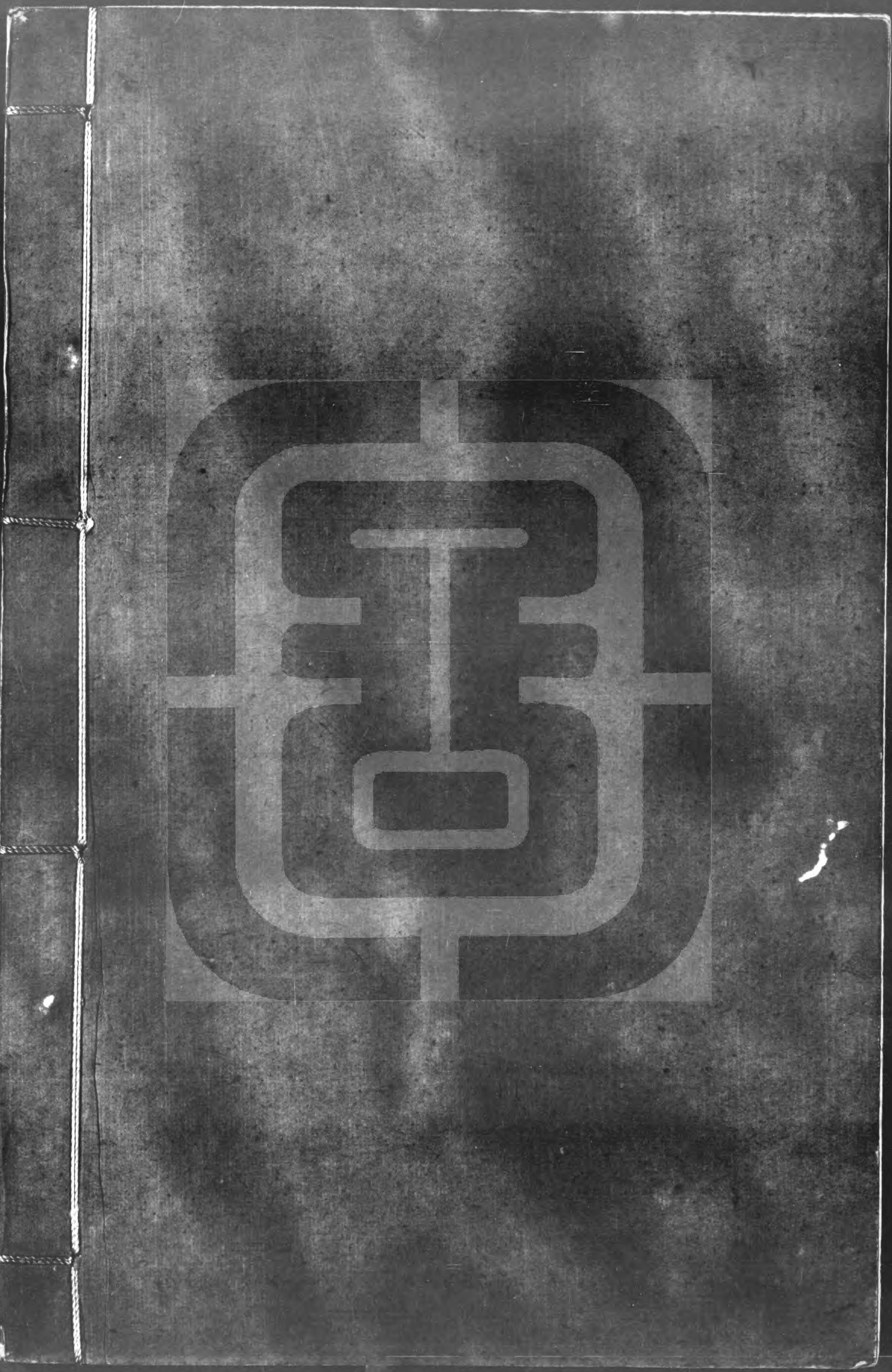
送在窗前初以陶冤乃謂令耳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蒹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纔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眞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挾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棊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棊者數人呼

與同徃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
騎馬青蓋其後泌門羽士褐衣數人蔓巾芒屩累累
相尋意思蕭散昔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臧
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眞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
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
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宜自比
李少君而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屏
居山中十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歙
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煮
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
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當汎海值風
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人命已及徃
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既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
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予予故
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
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

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